

盐城出土墓志、地券调查和研究

季德荣¹,王红花²,戴艺飞²,井永禧²

(1.盐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江苏 盐城 224001; 2.盐城市博物馆,江苏 盐城 224001)

摘要:盐城市出土墓志、地券因有明确可靠的文字记载,对研究地方史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参考价值。通过梳理这些墓志、地券,有助于我们真实了解施耐庵籍贯、泰州学派、盐城千户所、科举教育、盐城地名变迁等相关历史信息,在文化盐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独特的作用。

关键词:出土墓志;地券;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7)04-0007-06

墓志是记载逝者家世生平事迹的文字,一般在文末还缀有称作“铭”的韵语颂辞。地券又称买地券,大致包括以下内容:年月日、地名、祭主、逝者、买地、四至、祈福等。墓志、地券因有明确可靠的文字记载,可填补县志记载的空白,弥补县志记载的缺失和不足。通过梳理盐城出土的墓志、地券,有助于我们真实了解施耐庵籍贯、泰州学派、盐城千户所、科举教育、盐城地名变迁等相关历史信息,在文化盐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独特的作用。

一、盐城出土墓志、地券调查

据课题组调查统计,盐城共出土墓志、地券近 50 件。其中除部分地券上文字漫漶不清无法识读外,课题组已辨认的有 39 件(套)。包括墓志 10 件,其中 4 件出自名人手笔;地券 29 件。按年代分,唐代的 1 件,元代的 2 件,明代的 22 件,清代的 14 件。墓主以本地居民为主,也有部分外来移民。现我们按照年代先后顺序详列如下:

- (1)881 年赵珪墓志(盐城市博物馆藏)
- (2)1338 年卞国辅墓志铭(盐都区大冈镇文化服务中心藏)
- (3)1352 年崔彬墓志(建湖博物馆藏)
- (4)1371 年顾元播墓志^[1]
- (5)1499 年朱文经墓券(大丰区档案馆藏)
- (6)1500 年丁公墓志(盐城市博物馆藏)

- (7)1521 年张公地券(建湖县博物馆藏)
- (8)1537 年何垛场吕公林氏墓志铭(东台市图书馆藏)
- (9)1543 年陈以真墓志铭(大丰区博物馆藏)
- (10)1548 年吴公季氏地券(盐城市博物馆藏)
- (11)1565 年施□桥地券(施耐庵纪念馆藏)
- (12)1572 年刘庄场焦公张氏地券(大丰区档案馆藏)
- (13)1596 年永福乡王公地券(盐城市博物馆藏)
- (14)1603 年永福乡张公周氏地券(盐城市博物馆藏)
- (15)1603 年何儒洲地券(建湖县博物馆藏)
- (16)1611 年曹现地券(亭湖区文化馆藏)
- (17)1617 年徐鸿祚地券(盐都区博物馆藏)
- (18)1619 年施奉桥地券(施耐庵纪念馆藏)
- (19)1619 年长建坊薛公许氏地券(盐城市博物馆藏)
- (20)1627 年盐城所张公王氏地券(盐城市博物馆藏)
- (21)1627 年司梅妻吴氏地券(盐城市博物馆藏)
- (22)1636 年李公马氏地券(建湖县博物馆藏)

- (23) 1638 韩公杨氏地券(东台市博物馆藏)
- (24) 明代刘公张氏地券(建湖县博物馆)
- (25) 明代许公地券(阜宁县博物馆藏)
- (26) 1682 年吴崇之地券(盐城市博物馆藏)
- (27) 1690 年董君兆地券(建湖县博物馆藏)
- (28) 1702 年苏君弼地券(盐城市博物馆藏)
- (29) 1724 年杨公丁氏地券(阜宁县博物馆藏)
- (30) 1731 年王公刘氏地券(盐城市博物馆藏)
- (31) 1738 年王公地券(建湖县博物馆藏)
- (32) 1741 年卞公周氏地券(盐城市博物馆藏)
- (33) 1785 年王公周氏地券(建湖县博物馆藏)
- (34) 1814 年费府墓券(盐城市博物馆藏)
- (35) 1816 年马公地券(盐城市博物馆藏)
- (36) 1816 年朱公王氏地券(建湖县博物馆藏)
- (37) 清代震公和尚地券(盐城市博物馆藏)
- (38) 1896 年清故东台县附学生员陈君墓志铭(私人收藏)
- (39) 1898 年东台翟先生墓志铭(东台市博物馆藏)

二、盐城出土墓志、地券研究

墓志、地券历来就因为其厚重的历史信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为研究者所关注和重视。目前关于盐城地方史的研究往往失之简略,很大的原因就是资料匮乏。盐城出土的上述墓志、地券,对地方史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参考价值。

(一) 从出土墓志谈施耐庵的籍贯

(1) 施耐庵籍贯研究回顾

有关施耐庵及其《水浒传》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施耐庵的籍贯问题也成为后人辩论的焦点。目前学界主流观点是“兴化白驹场人”。如黄倣成先生认为:“施耐庵的先世‘世居扬之兴化’,他的后裔的籍贯仍定为‘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从历代相传的文字记载的、地下出土的各种资料看,都可证明《水浒传》作者生活于元末明初,他的籍贯为扬州兴化”。并认为“大丰说实际与兴化说是一回事,不过,按照惯例,当以历史人物生活时代的家乡地名作为籍贯”^[2]。莫其康先生认为:“无论宋元,还是明初,白驹场都属于兴化……称

元末明初的施耐庵为兴化白驹场人是符合实际的”^[3]。任祖镛先生也持相同观点:“白驹场从宋代至 1952 年大丰建县前一直在兴化境内。”^[4]甚至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增订版在《水浒传》知识链接之文学常识中写道:“施耐庵,元末明初小说家……兴化白驹场人。”^[5]

(2) 课题组的管见

我们认为施耐庵的籍贯还有再深入探讨的必要,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

1. 如上洪武四年(1371)刘庄场出土顾左丞墓志提到:“公讳稷,字元播,系太州刘庄场人氏”。

2. 明景泰四年(1453)施让墓志铭提到:“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6]。

3. 明嘉靖甲申年(1524)施廷佐墓志铭提到:“会元季兵起,播流苏,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遂白驹。生祖以谦,以谦生父景□”^[7]。

从洪武四年墓志不难看出此处的太州是“泰州”之误,顾元播可说是跟施耐庵同时代人。当时地处白驹场北边的刘庄场尚且隶属于泰州地域,白驹场毫无疑问也隶属于泰州。景泰四年施氏墓志中的“海陵”是泰州的代称,海陵县虽在明初被废,但后世文人仍用它指代泰州,如泰州学派传人朱軫就曾自称“海陵平斋朱軫”。关于明嘉靖甲申年施氏墓志,我们完全同意喻蘅先生的解读:施耐庵在张士诚兵败后,虽然怀念故居,但并未回到兴化城内,而是远徙到离兴化一百二十里界外的白驹,成为白驹第一代施氏祖先。“此处‘遂白驹’,不仅意味着‘避秦’,而且还是他从事《水浒》写作的起点”^[7]。尤其两块施氏墓志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把兴化与白驹分开表述,言外之意很明显,此处白驹跟兴化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施耐庵祖籍兴化,寓居泰州白驹场(今属盐城市大丰区分白驹镇)从事《水浒传》的创作。以前也有学者持“泰州白驹场人”说,但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同样不能让人信服和接纳。洪武年间成书的《诸司职掌》认为:“白驹场、刘庄场盐课司坐落在兴化、泰州之间”^[8]。从出土资料看,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从盐城出土的其他三方地券如 1499 年朱文经地券上有“大明弘治十二年岁次己未三月初一日庚申□□□三十五都白驹场西团居住”字样,1565 年施石桥地券上有“寓泰州三十五都的白驹场运盐河西居住”字样、1572 年刘庄场焦公

张氏地券上有“见寓泰州三十五都刘庄场地方官河东岸街市居住”字样都可以清晰的看到,不仅元末明初,白驹场属于泰州;甚至在弘治十二年(1499)到隆庆六年(1572)白驹场、刘庄场都一直在泰州境内。与明嘉靖《惟扬志》的记载“白驹场盐课司、刘庄场盐课司俱在泰州东西乡三十五都”^[9]。和嘉靖《兴化县志·图志》中的显示^[10]完全一致。

(二)从出土墓志谈泰州学派林春、朱軾

在盐城出土墓志中,其中有两块墓志铭的撰写者是明代泰州学派传人林春和朱軾,其中林春的名气较大。据《明史》卷283介绍和评价:“良传林春、徐樾,樾传颜钧,钧传罗汝芳、梁汝元,汝芳传杨起元、周汝登、蔡悉。”“缙绅士讲学京师者数十人,聪明解悟善谈说者,推王畿;志行敦实推春及罗洪先。”^[11]

林春(1498-1541),字子仁,初号方城,后改东城。据《明儒学案》介绍林春仕途简历:“嘉靖壬辰,举会试第一,登进士第。除户部主事,改礼部,又改吏部。久之,转员外郎。请告归,起补郎中。辛丑卒官,年四十四。先生师心斋,而友龙溪,始闻致良知之说,遂欲以躬践之。”^[12]《泰州志》卷21则对其中“请告归,起补郎中”这一过程详细补充道:“以母病归养三年,未尝以事干州郡。时巡盐御史洪垣见春所居湫隘,欲代为新之。力辞曰:学宫,春发迹地也,修之愈于春室矣。垣重其意,遂具二千金修学,春家居每往万寿宫故读书处讲学问,至安丰就良叩所疑义,母愈,进文选郎中。”^[13]1537年何垛场吕公林氏墓志铭是吏部文选司员外郎林春在其母亲重病“请告归”期间所书,文学色彩浓郁,别具一格,从侧面反映出请名人或有名望的人撰写墓志以垂不朽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

朱軾与林春是同学。据明嘉靖《两淮盐法志》卷8统计:“韬光遁迹,流风高谊,表式乡间,而以理学闻者”有三人,其中安丰一人,即王良;草堰二人,即朱軾、朱恕。朱軾,字惟实。人如其名,做人做事都极朴实。领荐于乡后,仍朴素如故。后师从王心斋,益发勤奋。与林春为同门友,意尤相得。嘉靖壬辰,与春一起参加会试,春登进士第;而軾先后参加会试七次,均以失败告终。因此他以“乡贡进士”自称。以亲老故,循资授高阳尹。丁忧期满,补盐山尹。年过五十而逝。贫不能具棺槨,场使陶悦襄其事^[14]₃₀₁₋₃₀₃。1543年陈

以真墓志铭就是朱軾“补盐山尹”时所书。

墓志的出土为后人全面深入研究泰州学派及其传人提供了另一视角。

(三)从出土地券谈明代盐城千户所的隶属关系

明代全国上下推行军事、行政分立的管理制度,即都司卫所军事系统和布政使司行政系统。盐城守御千户所于洪武三十年(1397)设置在盐城县治西门内,系守御盐城扬州卫中左所正千户姜泰创建。据明万历十一年(1583)《盐城县志》记载:“盐城守御千户所,在县治□□,洪武三十年正千户姜泰创建,正统七年千户冯祥重建,成化十三年千户冯裕重修,正厅三间,抱厦二间,七西厢房各三间,□□□东西百户所各五间”^[15]₉₁。清光绪《盐城县志》记载:“明高祖定天下后,以功臣劳绩大者已封公侯,其余守龙者而功未应封爵者,使为卫所官,子孙世袭。其军士亦父子相及”^[16]₁₀₇。

关于盐城所的隶属关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如下四种观点为代表:

(1)扬州卫。如乾隆《淮安府志》记载:“盐城守御千户所,属扬州卫,洪武三十年守御盐城”^[17]₁₀₄。

(2)高邮卫。如《读史方輿纪要》记载:“盐城守御千户所……属高邮卫”^[18]。

(3)淮安卫。如《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则在对相关史料比较辨析后认可属淮安卫:“嘉靖《惟扬志》卷10《军政志》载‘扬州卫……通州、泰州、盐城三守御千户所在外’,与《大明一统志》卷13及《大清一统志》卷64盐城所隶于淮安卫的记载不同,前者记载有误”^[19]。

(4)不置可否。如清光绪《盐城县志》记载:“盐城守御千户所……隶扬州卫,一云隶高邮卫”^[16]₁₀₇。

1983年11月盐城市肉联厂新库工程出土的明天启七年(1627)张公王氏地券则解决了盐城所一直以来悬而未决的隶属问题。该地券上则明白无误的写着:扬州卫盐城所永福坊。不仅明确表示盐城所隶属于扬州卫,而且盐城所内部管理的信息也隐含其中。不仅有物证,还有人证。如乾隆《淮安府志》卷19引《山阳县志》:“游季勋,丰城人,进士。万历五年(1577)淮徐兵备副使……其任淮徐也,值大饥,赈济有方。盐城所隶扬州卫者,金谓:‘奉旨赈淮,不闻赈(杨)[扬]。’季

勋曰:‘蔡人亦吾人,使饥饿于我土地,忍乎?’力持赈,所活数千人。”^{[17]202}

盐城千户所隶属扬州卫实际上跟明初执政者提倡军政分离,避免地方割据、尾大不掉的初衷相一致,沿海卫所只是空降到地方州县境内的军事组织。

(四)从出土地券谈明清盐城科举教育

墓志、地券是对当时社会民风民俗的如实记录,许多关于民间科举教育的信息也隐含其中。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莘莘学子的共同梦想。但一个人终其一生,能搏得一举人就算万幸了。因此在墓志、地券上如果是个生员,都是值得一书的资本。如上“盐城县儒学生员吴春阳”、“直隶淮安府盐城县学生员黄铎”。因为凡取得生员资格,即算有了功名,可以见官不拜,朝廷还给减免赋税的待遇。明嘉靖《两淮盐法志》卷5:“优免则例,见任官、以礼致仕官、举人、监生、曾经科举生员,俱明例优免。其附学未经科举者,例不在优免之数。”^{[14]172}生员从高到低又分廪膳生、增广生、附生三个层次。廪生给廪米,故名。增广生亦名增生,因廪生名额有限,供不应求,只好扩招。初入学则为附学生员。如上清故东台附学生员陈君墓志铭就如实记录了陈鹵如何披荆斩棘,成为附生,后“乡举未第”,备受打击,一病不起终至离世的短暂的凄惨人生。由此可见科举对士人身心的伤害。

挑选府、州、县生员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保送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贡生肄业后由吏部派任知县、县丞、教谕等。如上1500年丁公墓志中的陈积和李琛,都是万历《盐城县志》中记载在案的贡生。陈积,弘治元年江西瑞州府学教授。从墓志看,陈积于弘治十三年已转任山东莱州府儒学训导,可补县志所阙。李琛,成化十七年岁贡,任山东莱州卫经历^{[15]232-233}。再如上提及的泰州学派的朱軾也是“领荐于乡”的贡生。贡生的选拔途径多样,在明代有岁贡、选贡、恩贡、纳贡;清代则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而例贡则指购买取得贡生资格。例贡又分为附贡、增贡、廪贡等。如上便仓镇的卞长祀,便是附贡生。

“自高文懿公(指高谷,笔者注)以相业鸣景泰间,而士多奋起于科第”^{[14]136}。由于民间崇儒重教,书院应运而生,西溪书院便是其中之一。据清嘉庆《东台县志》记载:西溪书院,在东台县治

东南五铺,先是县治书院久废,乾隆三十四年(1769)知县王玉成假慈济寺西楼为讲堂学舍,捐养廉银请荆溪王浩课生徒,寻去事遂止。嘉庆七年(1802)知县徐崇炯因循其旧,请如皋吴文祥主之。十年(1805)冬水灾,监赈官知江阴县事师承祖倡义劝捐,邑人苏林、苏榕遵其父学遗命,出白金千有一百购韦姓屋二十四间、地址十八亩建为书院,以西溪名之^[20]。如上东台翟先生墓志铭中的墓主翟登云生前曾是书院的院长。而东台附生陈君墓志铭和翟先生墓志铭更是延请进士张謇撰写,以弥补墓主人科举正途、未得始终的缺憾。

(五)从出土墓志、地券谈盐城历史上的地名

在城涉及的有三处,分别为:长建坊、永福坊、西北隅。这三处都能从《盐城县志》找到出处。不同的是:万历《盐城县志》记载,长建坊在中市桥北,永福坊在中市桥南;但乾隆《盐城县志》、光绪《盐城县志》则记载为,长建坊在中市桥南,永福坊在中市桥北。据民国《盐城县志》纠正,万历县志记载准确^[21]。据调查,中市桥即今天的大铜马附近。

在乡涉及的有十四处,按时间先后分别为:唐代的龙泉乡,元代的长一都,明代的永福乡仇垛东里岗子庄、新丰乡张歧里何家庄、永福乡仇垛西里河夹□徐家庄、封乙都一图沙家庄、长建乡长乐里□子河刘家庄,清代的长建乡新安里湖垛庄、东二都五图、仁一都一图喻口镇、仁一都中三图一甲、便仓镇、建阳镇仁一都一三甲、上冈镇。唐代、元代的地名因年代久远,县志缺少记载,固然填补空白。唐代龙泉乡即今天的龙冈镇附近区域。元代的长一都则在今天的建湖县庆丰镇一带。

此外,明、清的地名通过跟县志对比,也发现两处县志未载;一处县志记载错误;且民间表述地名的习惯跟官方县志记载也有明显不同。

(1)两处县志未载。据明清县志记载,盐城境内有四乡,分别为仁义乡、长乐乡、新丰乡、建城乡。除了这四乡外,根据出土墓志、地券,实际上还存在着两乡,分别为永福乡和长建乡。其中永福乡是从兴化的一都二图划出。查明嘉靖38年(1559)《兴化县志》,此时的一都二图无载,说明已经划出。但奇怪的是,明万历《盐城县志》却缺载。通过出土地券,我们看到,永福乡还可再分为仇垛东里、仇垛西里。永福乡即今天的楼王、中兴一带。另一处县志未记载则为长建乡。根据建湖县出土地券可知,一处为明代长建乡长乐里,一处

为清代长建乡新安里湖垛庄。由此可知长建乡跨明清两代,下辖长乐里和新安里。关于盐城四乡说,清代人已有疑惑。据清光绪《盐城县志》记载:“案《元丰九域志》载,盐城四乡,今仍四乡,与宋制同,而宝祐四年登科录载,陆忠烈为长建乡长建里人,疑即今之建城乡建城村”^{[16]40}。而笔者查明清县志,长乐里和新安里都属于长乐乡。长建乡与长乐乡是否存在渊源关系,不得而知。

(2)县志记载错误。据清乾隆《盐城县志》卷三记载:“仁一都共五图,今全分阜宁县”^[22]。众所周知,阜宁于清雍正十年(1732)建县,县域是由盐城、山阳两县分划而来。根据出土的乾隆五十年(1785)王公周氏地券(建湖县博物馆收藏),上有“大清国江南淮安府盐城县建阳镇仁一都一三甲居住”字样,可见仁一都尚有部分仍属盐城县,县志记载有误。

(3)民间表述地名的习惯跟官方县志记载的不同。明代官方记载习称乡、村、都、里,清代习称乡、村、都、图。里为什么改为图,据清光绪《盐城县志》记载,是因为每里的册籍前首列一图,故名。并疑惑:“今考康熙府志卷二所载,盐城坊都唯冈门二厢称图,而仁义、新丰、长乐、建城四乡所领概称里,至程志则皆曰图,不知何时所改”^{[16]40}。而从出土地券来看,在明代,民间则习称地名为乡、里、庄,如永福乡仇垛东里岗子庄、如新丰乡张歧里何家庄。值得一提的是,地券中提及的“里”对应的是县志记载的“村”,可见民间表达地名的习惯与官方记载的差别。至迟到明崇祯时,就出现了“图”的称呼,如封乙都一图沙家庄。清代时,民间仍在延续称乡、里、庄,如长建乡新安里湖垛庄;还有称都、图,如东二都五图;还有称都、图、甲,如仁一都中三图一甲;还有称都、图、镇,如仁一都一图喻口镇;还有称镇、都、甲,如建阳镇仁一都一三甲;或称某镇,如便仓镇、上冈镇。而“甲”为官方记载所未见。与官方记载的程式化相比,民间地名的表达方式更为丰富和具体,也更灵活。

(六)从出土墓志、地券谈伍佑的由来

伍佑的沿革大致经过五祐场、伍祐场、伍佑和伍佑混用、伍佑四个阶段。详述如下:

(1)五祐场。元以前一直叫五祐场,这可从历史文献和出土墓志中得到相互印证。《太平寰宇记》记载:当时盐城监管辖九场,五祐场为其中之一^[23]。《宋会要》食货26:绍兴二十八年,楚州有新兴、五祐两场^[24]。《元史》卷91:两淮都转运盐使司管理盐场二十九所,五祐场名列其中^[25]。上列元代的两块墓志如1338年卞国辅墓志铭上有“淮安郡盐城县南之五祐场卞公所居”字样、1352年崔彬墓志铭上有“调五祐、调刘庄”字样,与文献记载不谋而合。

(2)伍祐场。据明弘治《八闽通志》卷69记载:“伍祐字佑之。宁化人。正己曾孙。大中祥符初进士甲靶科,调零都令,历知宜城、海昌,以廉能称。寻差楚州团练推官。先是州有盐场,自唐乾符间废,盖百四十余年未有能起之者。祐至,首议兴复,役不及民,甫期而就,岁入公上缗钱数万,人号为伍祐场”^[26]。有趣的是,记载的虽是宋代盐场的故事,但此说被广泛采纳和认可却已是明代的事了。明《弘治运司志》、明嘉靖《两淮盐法志》、明万历《盐城县志》都改成“伍祐场”^[27]。上列明代弘治庚申(1500年)丁公墓志上有“浮厝于伍祐场北蔡家原”、“合葬于伍祐场北”字样,也证实了这点。

(3)伍祐和伍佑混用。如清乾隆《淮安府志》出现了混用现象,有时写成“伍佑场”,有时则写作“伍祐”^[28]。可能是出于“伍祐字佑之”的考虑吧。

(4)伍佑。后来,出于简化的考虑,演变成今天的“伍佑”。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冯骥才先生说:“一代代先辈创造的历史文明,像火炬一样传到我们手里,我们没有权利让它熄灭,甚至应加倍让它发光,完整地交给我们的后代”^[29]。墓志、地券因系本地出土文物,是民间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的一个真实剪影,是我们研究地方史的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文化盐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本文只是从中撷取有限的几点进行研究,难免挂一漏万,权当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1] 江苏省大丰市盐务管理局. 大丰盐政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424.

[2] 黄倬成. 施耐庵籍贯考辨[J]. 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1):135-139.

[3] 莫其康. 古白驹场及施耐庵籍贯考辨[J]. 博览群书,2013(2):86-88.

[4] 任祖镛. 水浒传作者兴化施耐庵新证[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105-109.

[5] [明]施耐庵,罗贯中. 水浒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

[6] 王春瑜. 施让地券及云卿诗稿考索[J]. 学术月刊,1982(7):40-44.

[7] 喻衡. 施耐庵四世孙廷佐墓志铭校读札记[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1):103-110.

[8] [明]翟善. 诸司职掌[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

[9] [明]崔桐. 嘉靖惟扬志[M].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

[10] [明]胡顺华. 嘉靖兴化县志[M]. 王强校注. 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

[11] [清]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7:1867.

[12] [清]黄宗羲. 明儒学案[M]. 北京:中华书局,2008:744-745.

[13] [清]王有庆. 陈世铎. 泰州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226.

[14] [明]史起蛰. 嘉靖两淮盐法志[M]. 荀德麟点校. 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

[15] [明]杨瑞云. 万历盐城县志[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

[16] [清]刘崇照修,陈玉树,龙继栋. 光绪盐城县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7] [清]卫哲治修,叶长扬,顾栋高. 乾隆淮安府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8] [清]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54.

[19] 郭红,靳润成.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556.

[20] [清]周右修,蔡复午. 东台县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440.

[21] [民国]胡应庚,陈钟凡. 续修盐城县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471.

[22] [清]黄垣修,沈俨. [乾隆]盐城县志[M]. 扬州:扬州古旧书店油印,1959.

[23]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33.

[24] [清]徐松辑. 叶渭清. 宋会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91.

[25] [明]宋濂.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7:603.

[26] [明]陈道,黄仲昭. 弘治八闽通志:卷 69[M]. 台湾学生书局,1987.

[27] [明]史起蛰. 嘉靖两淮盐法志[M]. 荀德麟点校. 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132.

[28] [清]卫哲治修,叶长扬,顾栋高. 乾隆淮安府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82-484.

[29] 冯骥才. 文化遗产保护的火炬不能熄灭[N]. 环球时报,2017-09-21(15).

Survey and Research on Yancheng Unearthed Epitaph Stones and Grave Ownership Certificates

Ji Derong¹, WANG Honghua², DAI Yifei², JING Yongxi²

(1. Yancheng Bureau of Culture, Broadcasting, Press and Publication, Yancheng Jiangsu 224001, China;
2. Yancheng Municipal Museum, Yancheng Jiangsu 224001, China)

Abstract:The epitaph stones and grave ownership certificates unearthed in Yancheng City with reliable inscribed records, have irreplaceable histor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By combing these epitaphs, we will obtain the real knowledge of Shi Naian's hometown, get to know Taizhou school, Yancheng Qianhusuo (a military organization), nation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changes of Yancheng place names, and so forth, which will play a unique and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Yancheng.

Keywords:unearthed epitaph stones; grave ownership certificates; survey and research

(责任编辑:陆 勇)